

「文化圈娱乐圈悲喜众生相」

身陷娱乐圈

娱乐是个圈儿
里边的人想跳出来 外边的人想挤进去……

张磊★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「文化圈娱乐圈悲喜众生相」

身陷娱乐圈

张磊★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身陷娱乐圈 / 张磊 著. —北京: 中国三峡出版社, 2008.12

ISBN 978-7-80223-447-5

I. 身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1369 号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52606692 52606693

编辑室电话: (010)52606690

<http://www.e-zgsx.com>

E-mail: sanxiaz@sina.com

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170×240 毫米 1/16 印张: 18.75

字数: 440 千

ISBN 978-7-80223-447-5 定价: 29.00 元

会议室不大，而且很封闭，但外面的人还是能听到里面的激烈争论。

“张伟，要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，电视剧是拍给家庭主妇看的。你看《大长今》多火，你又熟悉历史，你就不能写个类似的？哦，对了，我记得你做饭也很牛的。”说话这人是天堂世纪影业公司的蔡总，个子很高，一米八几，当年学过表演。

“老大，跑题了哦，今天我们是谈我的剧本《那个年代》。”张伟矮胖矮胖，小眼睛大鼻子，嘴角笑起来歪歪的，戴着无框眼镜，满脸的油汗。

这时蔡总的手机响了，一边震动一边在桌上转圈儿。蔡总拿过手机一看，对张伟做了个别说话的手势后接听了电话。他的语气在瞬间温和了下来：“王台，你说，嗯，嗯，几个人去加拿大。嗯，嗯，还是国航那个航班来北京吗？你放心吧，嫂子和公子来北京我全程接待，这你放心，我为人你清楚。”

放下电话，蔡总明显心不在焉，他做了个手势，然后拉开会议室的小门：“让小孙进来一下。”

小孙是公司的司机，也是公司里平时最闲的人，他放下报纸进了会议室：“蔡总，你找我？”

蔡总也不理他，在翻手机里的通讯录，翻了半天，然后拨了出去：“王涛，我有个事，王台长的夫人和儿子要来北京，嗯，对，上次我们吃过饭的，对，他老婆带着孩子去加拿大，从北京飞过去。明天我让小孙去机场接他们，然后直接拉到你们酒店，晚上我过去请他们吃饭，你帮我接待一下。嗯，行，还是定上次的那个大包。”

蔡总从张伟打印好的剧本最后一页撕下来一条白纸，张伟差点从椅子上



蹦起来：“嘿，那是我的剧本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记一下航班。”蔡总在纸上写字，小孙冲着张伟吐了吐舌头，张伟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。

“明天下午的航班，这是航班号，下面有时间，你明天直接开公司的车去接一下。”蔡总把纸条递给小孙。

接过了纸条刚要拉门，小孙又被叫住了，蔡总眼睛转了转，然后掏出车钥匙：“算了，他们台里的人爱面子，你明天开我的宝马，你把奥迪的钥匙给我。晚上你去把我的车洗一下，里外都洗。”

小孙和蔡总换了车钥匙，蔡总这才重新坐下来，看着张伟眼睛瞪得溜圆：“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”

张伟叹口气，一边摇头一边从桌上的烟盒里拿出一根烟来：“老大，刚才讲到《大长今》了。”

蔡总也拿了一根，点着了，深吸一口：“不是我说你，电视剧不像写小说，我是要往台里卖的。作为播出机构，他们需要的是收视率。比如我帮你分析《大长今》，我们完全可以模仿这个结构，对不对？咱也来个明代的戏，一个小太监或者宫女，成为一个满汉全席的厨子，家庭妇女绝对爱看。”

“老大，明朝没有满汉全席，满汉全席是清朝的。”张伟的油汗更多了。

“我只是举个例子，你看看你写的这个《那个年代》，没有爱情，没有女人。剧本的主线是男人戏，是男人的阳刚戏，这绝对不行。这他妈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玩阳刚啊。”蔡总的话像是电熨斗一样，烫得张伟的脸立刻红了。

张伟蜷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好像屁股本来就长在上面的一样。他愣了一会儿，然后起来拿起桌上的剧本：“好吧，我这就琢磨，实在不行就在第十集加一个女人。”

“嗯，你好好琢磨琢磨，我的建议是最好第一集就加，这样吸引女性观众嘛，实在不行，加女八路军团长。”

张伟抓抓脸：“团级干部不好写，因为她要是女团长，怎么也得三十多了。”

“三十多的老女人谁看啊，你就写她十八岁，女团长。找个脸蛋型演员演，观众也爱看。”

张伟耸耸肩：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啊。”

蔡总一脸绝望的表情：“老大，我喊你老大行不行，你那么尊重历史事实干吗啊？你看现在的古装戏，多火，有几个尊重历史事实的？”

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，张伟一手抱着黑色羊绒短风衣，一手拎着书包。蔡总走在后面，手上拿着手机和车钥匙：“我正好要去台里办事，捎你一段吧？”

“算了算了，我下楼吃碗刀削面。”张伟肚子早就咕咕叫，约好十点谈剧本，蔡总有事过不来，张伟就饿着肚子在公司等到一点多，等谈完了已经两点了。

“你们山西人啊，就是不会吃。天天刀削面，你烦不烦啊！”蔡总一边穿外套，一边摁电梯。

电梯还没到，电话又响了，蔡总接起电话：“林总，我马上下楼，二十分钟到台里，你的事情我安排给财务去办了。你放心，我的为人你清楚。”

张伟也套上外套，他今天出来得匆忙，衣服穿得太少，走到楼下才发现秋意很浓了。西北风裹着土腥味吹了过来，冻得他瑟瑟发抖。他转身回去，从衣柜里抄出一件羊绒大衣穿在身上。没穿几个小时，就感觉浑身痒痒的，这才发现大衣今年还没洗过，估计上面的螨虫正在身上会餐呢。

一想到这里张伟就头皮发麻，不由自主地又抓了抓脖子，自顾自地说：“山西菜是不行，不过面还是不错的。”

电梯到了，张伟去一层，蔡总去了地下二层车库取车，两人在电梯里面分了手。临走前蔡总还没忘叮嘱：“要记得，写女人戏。”

张伟无奈地摆了摆手，然后裹着大衣出了写字楼。刚要去吃饭，电话就响了。他摸出来一看，是女朋友王新打来的。按理说，王新是不会在这个点儿打电话给他的，因为王新在一家建材城卖瓷砖，如果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让楼层经



理发现会被罚款。

张伟接起电话：“喂，宝贝，想我啦？”张伟的声音甜得好像掺了蜜一样。他今年已经三十三了，想结婚想得快要发神经。因为不想找圈里人，所以朋友给他介绍了在建材城上班的王新。两人谈了一年多，基本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。

“想你个头，我妈还有我老姨要来，别忘了明早接站的事。你一早去接站，然后上午陪着他们。我看中午能不能过去。”王新说话飞快，可能和她当售货员有关系。她是建材城的销售冠军，曾有人开玩笑说王新能把放大镜卖给盲人。

“你放心，我定了闹钟，一早就过去接她们。酒店房间早就订好了，到时直接过去就行。”

两人又说了几句废话，张伟问她：“晚上想吃什么？”

“我想想，要不还去吃比萨吧？”

一听到王新说要吃比萨，张伟腿都软了。他始终搞不懂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洋快餐。比萨不就是馅饼嘛，还傻贵傻贵的。每次去吃比萨，张伟都吃不饱。虽然他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不能说，他的年纪已经过了挑剔别人的时候，所以无论王新提议吃什么，他都只能同意。

“那好吧，我去接你下班，然后去我们上次去的那家。”风大，张伟扯着嗓子说。

“嗯，我六点下班，今天我上早班，我先撘了。”王新挂上电话。

张伟把手机塞进口袋时，突然想起公司前台的姑娘曾经说过，手机不能经常放在裤子口袋里，时间久了影响勃起。不愧是影视公司的前台，姑娘说这话时面不改色，张伟倒有些不好意思。

想到这里，张伟又把手机掏出来，放到书包里，才发现他已经走过了常去的那家面馆。他走路很快，以前有个女朋友和他提出分手，张伟问她原因，女朋友就是这么告诉他的：“你走路太快，我跟不上你却从不等我，说明你眼里没我。”

面馆不大，但面做得地道，也是山西人开的。山西人有个特点，那就是喜欢扎堆抱团，连吃饭都是这样。进了饭馆老板特客气：“张大作家来啦。小红，上

茶,赶紧地。”

张伟一脸尴尬地苦笑,自打上次他把新书《那个年代》送了一本给老板后,每次来这家面馆里吃东西,老板都叫他作家,搞得他十分尴尬。

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,张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作家。作啥家呢,倒是天天坐家里,写的剧本却通不过,估计马上就得喝西北风了。

茶上来了,张伟没用茶杯,而是倒在玻璃杯里,抱着杯子暖手。老板坐了过来,抽出一根烟递给张伟。张伟一看是软中华,就推了回去:“我抽自己的,你那烟我抽了浪费不说,还不解馋。”

张伟抽软包红塔山,多少年雷打不动,以前他抽三五,后来熬夜的次数越来越多,三五太冲了。

“兄弟,你的《那个年代》我看了,写得真不错,现在缺的就是这种写正面战场抗战的书。”

张伟淡淡一笑:“哈哈,不是我写得好,是当年抗战的爷们儿的故事感人,换谁写都一样好看。”

张伟这一客气,老板倒不知道怎么说了,他挠挠头:“你的书现在卖得怎么样?”

张伟叹口气:“盗版卖得不错,正版卖不动,现在流行青春类的书,历史类没人看。”

老板很奇怪:“为啥?”

不习惯说半截话,张伟只好给他解释:“青春类针对的是青少年读者,他们是非理性消费群体;历史类针对中年人,理性消费群体。明白了吧?你说,是骗孩子钱容易呢,还是骗大人钱容易?”

“那你写点儿青春小说,你看现在古装、言情类的小说和电视剧,多火!”老板恍然大悟。

“操,老子就是穷到喝西北风,也不写那些垃圾骗孩子钱。”张伟神情一变,目光闪出一丝桀骜不驯的光彩。



“喝啥西北风啊，来我这儿喝面汤，绝对管够。”老板给张伟续上水。

两人哈哈大笑。

眨眼的工夫，面就上来了。张伟顺了顺筷子，凑过去开吃。热气熏得眼镜起了雾，他干脆就摘了眼镜吃。老板一看，张伟是真饿了，就不再打搅，打了招呼然后回吧台那边了。

风卷残云地把面条吃了一半，张伟捏起桌子上的蒜就剥。他习惯吃面的时候吃两瓣生蒜，觉得那样才过瘾。刚剥完，手机就响了，张伟接起来，是书商陈波打过来的。

“你丫干吗呢？”陈波那边很喧哗，好像也在吃饭。

“我在吃饭，啥事？”

“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和一个美女在吃饭，待会儿喝点茶，你能过来吗？美女找我聊聊稿子。”陈波在电话里面喊。

“我晕，见啥美女呢，我现在是老年人，身体不行，没有战斗力了。”张伟也受到感染，跟着在电话里面喊。

“你丫别废话，你还想不想月底结算版税呢？老地方，我们这边最多再等十分钟，埋完单就走。”

挂了电话，张伟怏怏地把蒜头扔到桌上。下午要谈事，嘴里不能有味。他看看时间，吸溜着把剩下的面条塞进肚子，又呼噜呼噜喝光了面汤。

“多少钱？”张伟摸钱包。他的钱包贴着他女友的大头照，他的手机、钥匙包、记事本、书包的外面都贴着女友的大头照。这是他自己耍的小聪明，身处娱乐圈儿，张伟有大量的应酬，免不了经常见到美女。为了防止自己乱来，防止自己出轨，张伟索性就用这种方法告诉应酬的人，他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只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用意。

后来，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一个姐姐，那个姐姐在QQ上回了他一行字：那是你傻，这都什么年代了。结果把张伟郁闷得不行。

服务员走过来：“您一共消费五元，请问要不要开发票？”张伟哭笑不得，五块钱开啥发票？他摆了摆手，掏出零钱给了服务员。

出门就有出租车司机在揽活儿，张伟钻了进去：“去 SOHO 现代城。”他说了地名，司机一脚油门就出去了。

“等等，我落东西了。”张伟想起剧本还在面馆的桌上，刚才他还掏出来看过。尽管现在被枪毙，成了一堆废纸，他还是取了回来，装书包里，因为这是他的心血，他的梦想。

张伟的所有打印出来的稿子封面右下角，都有浅浅的铅笔字，是两个字母：GN。很多人没发现，估计就算发现了也猜不出什么意思。其实这是他的梦想：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够拿下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。

但这只是个梦想，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敢说出来的梦想。现实中，他只是个其貌不扬的普通胖子，一个落魄潦倒、怀才不遇的小编剧……

出租车驶入四环主路，汇集到滚滚车流中。

窗外，高楼林立。张伟在想，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够在北京买得起房子啊。他出来工作快十年了，还是两手空空。老母亲是儿科医生，刚刚退休。已经六十多了的母亲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张伟了。张伟现在最头疼的就是赶紧结婚，把母亲接到北京来照顾。

可结婚要有房子啊，把母亲接过来也要有房子。北京的房价逐年攀升，钱又从哪里弄呢？仅仅靠写小说的微薄版税收入是远远不够的。

妈的，人是英雄钱是胆啊。一想到钱，张伟就脑袋疼，看着出租车计价器的红字一个劲儿地蹦，他脑袋更疼了。北京的出租车今年调了价，从一块六涨到了两块。唉，别说买车，以后打车都打不起了。

他看着一辆奥迪 A4 从出租车后超了过去，张伟的另一个梦想就是有天能够买辆奥迪 A4。可圈儿里的朋友嘲笑他说那是二奶车，说得张伟很郁闷。

都是有钱人啊！想想自己还在为一块六涨到两块发愁，张伟感到了无边的



落寞。为了打发时间，他顺嘴问了一句：“出租车涨了钱，你们这活儿更不好拉了吧。”

没想到司机师傅气鼓鼓地破口大骂：“我 X，凭什么高油价让我们帮他们扛着，应该降车份钱。现在车钱一涨，打车的就更少了。”

“都一样，啥时候都是老百姓苦，唉。”张伟一边抓痒痒，一边跟着发牢骚。

“是啊，你看现在这房价涨的，还有几个人买得起啊？可房价还在涨。”看来司机师傅和开发商有仇，滔滔不绝地表达了他想和所有开发商的女性亲属发生关系的设想。

张伟有点后悔了，怎么碰到这么一话痨。等司机的情绪平静下来，张伟望着窗外低声说道：“涨吧，涨吧，涨得越高离崩盘就越近。北京真不是个适合平民居住的城市。”

出租车一路狂奔到了约定的地方，是家咖啡馆。张伟特奇怪，这些在所谓的文化圈里混的人，怎么都这么喜欢来这种地方？东西昂贵傻贵的，而且也不安静。

下了车，路边有个盗版书摊。张伟本能地走过去看了看，他的盗版书赫然在上面放着。他拿起来看了看，这个版本的盗版书，他已经收藏过，不用再花钱买了。他有个习惯，喜欢收集自己的盗版书。

“奶奶的，以后买盗版书送人，正版都快送不起了。”张伟愤懑地想。他腾腾腾地上了二楼，书商陈波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已经坐在咖啡厅的一角等着他了。看到那姑娘，张伟眼睛一亮。大冷天的，姑娘穿着呢子裙，小腿匀称笔直。

看到她的小腿，张伟的眼睛就拔不出来了。定了定神，张伟赶紧把贴着女友大头贴的手机掏出来放在桌上。不料手机里竟有七个未接来电，全是女友打过来的。他赶紧拨了回去，王新在电话里面怒了：“你刚才干吗去了？”

“我刚才在车上，手机在书包里面，没听见。”张伟胆战心惊地解释。

“哼，不用解释，刚才不接电话，是不方便吧？你们那个圈子我清楚，没几个

好人！”王新说完就挂了电话，张伟空对着电话发愣。

陈波知道张伟怕女朋友，见他发愣的样子，忍不住在一边偷偷笑。张伟这才发现自己失态，一边掩饰自己的尴尬一边说：“这个傻婆姨，早晚休了她。”

陈波何等人，既是文化商人，又是出版圈里的腕儿，张伟说这话纯粹是在吹牛，这么大把年纪了，长得又不怎么样，何况张伟现在是追人家，说这种话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。陈波并不点破张伟，他指着穿呢子裙的姑娘对张伟说：“介绍一下，这是北大才女，诗人——小爱。这是传说中的张伟，《那个年代》的作者。”

张伟小眼睛瞪得溜圆，抓了抓眉毛，傻不啦唧地问：“她姓小？”

陈波哈哈大笑：“哈哈，她不姓小，小爱是她的笔名。”

张伟也跟着笑：“以后要介绍清楚，我这人土鳖，不比你们文化人。”

小爱年纪虽然不大，倒挺放得开。她从包里拿出一本书《那个年代》，大大方方地递给张伟：“作家，帮我签个名吧。”

张伟显然有点尴尬。他不喜欢别人叫他作家，但嘴上不好说什么，只是客气地点了点头：“别别，我天天坐家里喝西北风，啥作家啊。现在是全民写作年代，不是全民读书年代。”

客气归客气，但小文人的自尊还是得到了满足，张伟心里挺美的。翻开自己的书，在扉页上写上：赠美女小爱糊墙。签上名字和日期后递了回去。

小爱翻开书，看到“糊墙”两个字就笑了起来，张伟注意到小爱的小虎牙很可爱。做爱的时候，要是能被这样的小虎牙在肩膀上咬一口，也不失一件美事。张伟觉察到自己对小爱产生了某种兴趣，赶紧把目光转开。他朝着陈波说：“我上次给你说过的海军题材小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既然是谈正事，陈波就严肃了下来。他摸出烟点上，眼睛骨碌乱转，转了两分钟后说道：“海军不是不能写，主要看你怎么写。你可以写个架空的，比如带着现代的军舰回到古代，横扫东南亚，现在的年轻人爱看这种类型的小说。”

张伟没有立刻说话，他把半截烟头掐了，看着烟头无能为力地在烟缸里挣



扎：“这么写也行，但我觉得没意思，这属于意淫小说。”

陈波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你丫就是死脑筋，这年头谁管你是不是意淫啊？这是一个阴性的年代，一个浮躁的年代，你要适应，不要天天闷在你的历史题材里。”

张伟不知道怎么反驳，只好无力地为自己辩解：“我觉得写那种小说简直就是侮辱汉字，侮辱汉语。”

陈波哈哈大笑：“要不不说你就当不了商人呢。这是市场，不是你关门自己玩，我需要的是销量，销量，你明白吗？”

实在没法谈下去，张伟只好点了点头：“行吧，行吧，我回头把新的故事大纲发给你，你有时间就先看看吧。”

“你尽快吧，好吗？我过几天去上海，有个签售活动要在那边搞。你丫啥时候也搞个签售啊？你看看，我现在就算想炒你都没法炒。”

张伟自嘲地笑笑：“哈哈，签售不行，我这长相影响销量啊。”

三个人又一次哈哈大笑，只有张伟心里清楚自己笑的是什么。笑完之后小爱说话了：“你能不能说说怎么写小说，看你写东西挺快的，一年写一本。”

一说到写东西，张伟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从一个看似木讷的矮胖子变成了深邃的行家，张伟问她：“你打算写什么题材？”

小爱几乎脱口而出：“什么好卖就写什么。”

张伟摇摇头：“作者的大忌。不能盯着好卖的题材跟风，因为写的人太多。你先要搞清楚，你为什么而写东西？”

小爱的表情很是天真：“当然是为了钱写东西啊，这年头还有谁会为文学写作？”

听到小爱的这句话，张伟一下子开始憎恶这个在十几分钟前还让他产生过性遐想的姑娘。但碍于面子，张伟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：“这个好办，你到个卖盗版碟的摊上，租一部韩国青春偶像电视剧，看完后把整个故事扒下来，只要把故事中的所人物都换个中国名字就行了，保证热卖。”

小爱有点不相信，嘴张老大：“就这么简单啊？”

“对啊，就这么简单。电影《疯狂的翡翠》你看过吗？故事就是扒英国导演拍的《两杆大烟枪》，你看票房多火爆。”张伟淡淡地说。说着说着心里就来了气，自己早就看过《两杆大烟枪》，怎么没想到扒过来改编成剧本。

三人又胡扯了一会儿，张伟看时间不早了，忙着赶去接女友，就起身告辞。他一边往女朋公司赶一边给她打电话：

“啥事？”

“宝贝，我正往你那边赶，马上就到了，你准备下班吧。”

“哦，我晚上有事，土地局的丁雷帮我约了开发商。他们今天刚看了样砖，我得陪他们吃晚饭。”

张伟直吐苦水，这个小丫头，在跟自己斗心计呢。但他压着火没发：“宝贝，那我陪你宵夜吧，你吃到几点？”

“算了，明天见吧，晚上真有事。你记得明天一早就去接我妈和我老姨。”

王新说完就挂了电话，再拨过去，不在服务区。王新肯定是把电池抠了，张伟暗自后悔当年教了她抠电池这招。越想越来气，一整天都不顺利，早上身上痒痒的，中午剧本被老板枪毙，下午和陈波起争执……火一下像疖子里的脓水一样进了出来。

“奶奶的，不陪老子吃饭，你以为老子攒不到人吃饭呢！”张伟怒火中烧地想。他翻开通信录后狂打电话，不到十分钟，就攒了七八个人一起吃晚饭，都是导演、编剧、摄像等圈内人。

但张伟没想到，赌气请大伙吃饭，却吃出了事。

蔡总一接到张伟电话，就知道他喝大了。张伟每次喝大了之后都会给他打电话，而且总重复那句话：“你放心，我绝对给你写个好剧本。这个剧本绝对能打动任何投资人，拍出来台里一定认，到时候咱们横扫亚洲所有电视台。”

每次说话略有不同，但大致意思差不多。听到这句话，蔡总坚信张伟已经



喝多了。天堂世纪的编剧中，蔡总最看好的就是张伟。他发现张伟有一种很奇怪的能力，虽然只是个编剧，但他对剧务、场记、导演的工作也都很了解，连表演都懂一点。他经常在公司观摩片子，总能准确地指出哪场戏没接上，哪场戏的服装不接，哪场戏的机位不接……工作人员倒回来一看，还真是这样的。

张伟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的性格过于固执。这个看上去很斯文的胖子，骨子里却倔强得很。如果有人对他提意见，他总在表面上点头哈腰，可根本听不进去。

这个死胖子，总有一天得喝死。蔡总心里发着火，脸上却挂着笑和电视台里的朋友打招呼：“抱歉抱歉，我们公司的一个编剧喝大了，我得过去救他。改天还是这个地儿，我订个外包，再把上海文广的兄弟送我的洋酒拿过来喝了。”

“哪个编剧啊？”有人好奇地问。这个编剧面子够大的，喝多了居然能惊动老板。

“就是张伟，我们上部戏的编剧。最后剧本不是被上头枪毙了嘛？你见过的。”蔡总忙不迭解释。

“哦，就那个胖胖矮矮的编剧，他人不错，性格很爽。”

蔡总站起身来，刚把杯中酒干掉，又被倒上一大杯。他心里又不停地骂：你这个死胖子，这次事大了，等你明天酒醒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

被连灌了两大杯后，蔡总脚下也踩上了棉花，晃晃悠悠地出了包间。到了外面，冷风一吹，哇地吐了一树坑。他一边吐一边骂：张伟，你个死胖子。

不过吐完就好了，门口领位的姑娘递过来一杯热水漱口。他接过了水杯，漱漱口，感觉好了很多。这个饭馆离电视台近，他和电视台的朋友常来，所以除了后厨，饭馆里没人不认识蔡总的。

他和张伟的关系很微妙，虽然他很清楚张伟有着的某种天赋，却不知道如何去引导这种天赋，帮助张伟写出真正有票房和有收视率的好剧本来。作为一个商人，他很清楚市场已经被做滥了，真正的好东西往往被挤得无处容身。

他一边开车一边想：今天说张伟，是不是说得有点过了？正琢磨呢，一辆警车呼啸而过，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。在北京，酒后驾车可不是好玩的。以前被逮到过好几次，好在人头熟，去交通队跟朋友说一声就完事了。

今年，北京展览馆开电视节时，蔡总天天陪着各个电视台的朋友喝大酒，结果总是酒后驾驶，一个星期就被逮到了三次，搞得他那在交通队的上班的哥们儿都烦了。看到蔡总去交通队，队里的干警都傻了，见面就说：你又来啦！

这个该死的死胖子，今年的电视节给自己丢了大脸。记得那天攒了一桌子人吃饭，有个电视台的哥们儿说，他们要搞个像湖南台那样的选秀节目，人家挺客气地问张伟有没有什么好建议。这个死胖子倒好，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：这种垃圾节目还是少搞点为妙。要不是自己人缘还行，这两人一准儿在酒桌上就会吵起来。

事后蔡总把张伟训斥了一顿：“打人不打脸，你懂不懂？我们是拍摄机构，人家是播出机构，你怎么尽给我惹麻烦？”

想着心事，时间就过得飞快。二十多分钟后，蔡总到了张伟吃饭的地方。到了门口，正要打电话问房间号，领位的姑娘就主动走过来问：“您是蔡总吧？周导他们在二楼的怀春厅。”

怀春厅是个大包间，能坐十五人。一听是怀春厅，蔡总就知道要出事。他估计包间里面正在江湖混战阶段。

蔡总推开怀春厅的房门一看，差点没傻在门口。包房一群人正推杯换盏。这些人蔡总大多都认识，一些不认识的，看上去不是编剧就是摄像。他扫了一眼，里面人头攒动，就是没见到张伟。

见蔡总站在门口，孙海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大声嚷嚷：“兄弟们，蔡总到了。来来，赶紧给蔡总腾个地儿。”

他眼神迷离，看来也喝多了。孙海是前几年从摄像部门转行的导演，近几年导过几部古装言情戏，每次封闭拍摄都是去外地。所以，只要能在酒桌上看



到他，便知道他手上没了活儿。蔡总进来挨个儿打招呼，还没来得及问张伟在哪儿，外套就被人强拉着脱掉了。

“别别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怎么能劳烦陈大作家。”蔡总对脱他外套的一个编剧说。

那个编剧还算清醒，强拉过蔡总的外套挂到衣钩上。等再回头看时，蔡总已经被几个哥们儿拉到了主席座上。孙海把自己的餐具挪到边上后吩咐给蔡总上酒。

“我操，我能不能喝果汁啊？刚才跟台里人吃饭，已经牺牲过一回了。”蔡总看着面前的一大杯白酒发愁。

“不会吧，老大？就一杯，第二杯我负责保护你。”孙海大包大揽的样子。

这时，坐在孙海边上的一个姑娘也站起来敬酒。孙海指着她介绍：“这是我妹妹，南洋演艺学院大三的学生。还不叫蔡哥？”

姑娘很大方，笑盈盈地叫蔡哥。她端着一杯白酒站起来，蔡总脸上赔着笑，心里说这都什么人啊，就知道叫哥。但他毕竟是场面人，脸上看不出丝毫不满。蔡总站起来碰了杯子，没难为姑娘，大大方方地让姑娘碰低杯。没想到这姑娘酒量很不错，一仰脖子，半杯白酒就喝光了。蔡总心里暗自叫骂：张伟啊张伟，看你攒的都是什么人，都是“人才”啊。

蔡总只好也深喝了一口，这一口喝掉了半杯酒，压了两口菜下去，才想起自己的来意。他扳过孙海的肩问道：“张伟呢？”

孙海指了指里面的小包间，蔡总伸头一看，床上没人，地上倒躺着一个家伙。他进去把那人的脑袋扳正了一看，果然是张伟。他的套头衫是湿的，看来刚吐过，估计有人帮他擦过脸。蔡总摇了两下，没反应。他嘴角挂着口水线，睡得还挺香。

看人没大事，蔡总也就放心了。出了小包，心想着再坐一会儿，就找个理由先走。这帮编剧、摄像在一起喝酒，不喝高是不会散的。不料刚坐下，孙海的杯